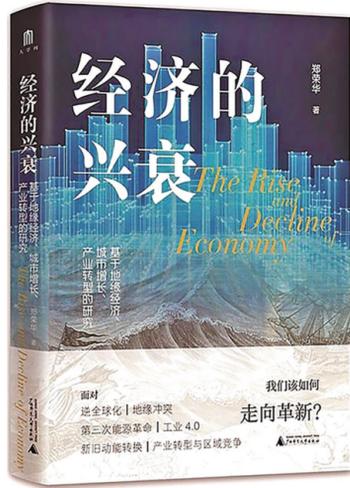


探索中国经济增长新途径

林彤



谁能在下一个阶段引领全球经济发展。中国已错失前几次工业革命和能源革命,今后能否实现逆风翻盘,在此一举。并据此详细剖析了中国为抓住此次机遇提出的“双碳”“双循环”以及《中国制造2025》计划等蕴含的发展信号,整理出中国的经济优势和现存问题。作者还以经济学理论和国外成功案例为依据,从中观、微观角度总结国内城市经济增长遇到的城市蔓延、土地供给和需求能力下降、公共投入边际效用递减等问题,提出土地财政向产业财政转变的新思路;进而从产业发展角度出发,给出产业集聚、集群、孵化、创新链打造等一系列发展方式,指出其实现条件、路径,以及政府在其中应起到的作用,并对以合肥、杭州、苏州、佛山、长沙等城市为代表的现实案例及数据进行解读,对实现城市精明增长、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提出系统性解决方案。

书中,作者重述了15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史发展过程中各个强国的关键操作,提醒我们,工业生产一旦对全球供应链产生绝对影响,就会转化为商业资本势力。当前我们已经走到了又一个十字路口,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已是不可逆的发展方向。因此,作者强调,提高创新水平、加强科研投资和科研力度、打破技术壁垒等,将是中国解决现实问题与展望未来的重要出路。

当前逆全球化、第四次债务危机、供应链危机等正席卷而来,机遇也在悄然酝酿。不论是站在个人角度,还是整个国家、社会的角度,在这个变化迅速的时代,我们都更加清醒的认知,更加慎重的决策。经济的兴衰发展,背后自然有其推动的缘由与逻辑,早明白就能早应对。

此外,书中涵盖了全球趋势与应对策略、城市增长动力与土地财政、产业转型方法与路径等内容。作者深入浅出,通过富有故事性的表述形式,以及具有创新性的理论思维帮助读者理解经济发展规律,寻找经济增长点,生动有趣,可读性较强。

(据《内蒙古日报》)

一种文学史观的建构

评《文脉的演进：中国古代文学史讲录》

周兴陆

20年前,我曾在一篇小文中呼吁:“在文学史篇幅越来越庞大的当前,我们更希望能够读到部头不大,而有思想、有个性、闪现智慧和风格的《中国文学史》。思想性、个性化,应该是新世纪学者撰著《中国文学史》的一个方向。”(《1600部《中国文学史》不能完全抹煞》)近日捧读陈引驰教授新著《文脉的演进:中国古代文学史讲录》(以下简称《文脉的演进》),眼前一亮,这正是部头不大而有思想、有个性、闪现智慧和风格的一部文学史著。

文学史的书写,可以采取一种中正无偏颇的态度,尽可能客观地呈现文学史知识的本来面目;也可以采取一种高屋建瓴式的阐述模式,对文学史进行学理的建构和理论的洞察。若依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说,前者重在史学,后者重在史识。这部《文脉的演进》,显然是以史识见长。陈引驰借鉴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的概念,在中国文学史纵向演变的历史进程中,提出中国文学的三个“轴心时代”,即先秦时代、中唐至唐宋之交、近现代。

先秦的核心经典与意识是“诗骚”,一直到中唐,文学界最为推崇的依然是继承了《诗经》《楚辞》精神的作品,在品评人物的时候,也会追溯到诗骚的渊源上去。例如钟嵘《诗品》追溯五言诗的源头是《国风》《小雅》和《楚辞》,李白感叹“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杜甫《戏为六绝句》依然主张“近风骚”“亲风雅”。

宋之后,诗骚传统虽然还在讲,并未熄灭,但诗人真正关心的已经不再是对诗骚的继承,而是宋与唐的关系,宋如何与唐不同?宋与唐孰优孰劣?尊唐抑宋还是唐宋并举?文学史上绵延千年的唐宋之争从未消歇过,即使在这争论之中,也有援引诗骚来为自己尊唐抑宋立说张本的,但从根本上讲,文坛争辩的核心问题是唐宋,而非诗骚。陈引驰对这些问题的把握精准而富有新意。

到了近代,在外来文明的强势参与之下,文学史的演进变得格外复杂,从诗骚到唐宋的文学只是中华文明内部的演进,但近现代的文学史,“实际上跟《诗经》《楚辞》,跟唐诗宋词距离很远很远,他们认的传统是什么?他们认的传统根本不是中国的了,可能认叶下生,认托尔斯泰,认这些外国的作家了。”(第52页)在梳理了近代文学观念的变化、身份的变动、语言的刷新等一系列变折之后,虽然本书认为这些“在既往的文学史上,都曾发生过”,但还是承认“这些变折的情状,不是既往的两个轴心时代的文学所能涵括和荫蔽的”(第525页),我想,这是在委婉指称,新文学与旧文学的断裂大于联系吧。

在三个时代的划分之外,本书还有另一条线索,即陈引驰所指出的“核心文类”这一概念的转移。所谓“核心文类”,指的是在各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文类。全书各讲之中,表现出很明显的对于文类的关注。陈引驰将韵文、散文概括为先秦时期的核心文类。讲到秦汉,他在书中第四讲中介绍了秦汉政论史传,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延续春秋战国时期的政论、史传、子书等,之后两讲他分述辞赋与诗歌,用这三个核心文类概括秦汉的文学,最能体现其时文学脉络的演变。在论汉赋的章节末尾讲“诗赋之消长”,集中讨论了诗赋地位交替的问题——以南北朝为关键节点,此前赋的地位明显高于诗,此后诗的地位逐渐抬升,与赋并驾齐驱,并且最终超越赋。其后的各讲,六朝诗歌、唐宋诗之争与唐宋文的承接,已将诗歌作为其后文学史的核心文类来看待,诗歌在文学史上有着高度统治力。也许读者会质疑,该书为何在晚近时期不提小说、戏曲、俗文学的崛起?其实,回到历史语境中,在当时人的观念里,即便小说戏曲在底层民众生活中已不可或缺,也无法与诗文这种正宗文类并驾齐驱。该书是以一种鸟瞰的视角来讲述文脉的演进,故而力求抓主要,抓根本,宜粗不宜细。

有了这一重文类视野后,再回头看陈引驰所标定的中国文学三个轴心时代,其内涵也就更加丰富了。

《诗经》是一部具有多重身份的经典,在经学家看来是王政轨辙,记载了国家政治的兴衰,其中许多篇章含有比兴美刺,后代经学家也将将其视为诗书、微言大义;而在文学的视野中,它首先是诗歌,是中国诗歌的源头之一,在审美与体式上都有着起源的意义。《楚辞》在后代或可称赋,或可称诗,也常常被视为赋的源头之一。诗骚合称,可以是一种精神,一种审美标准,但从文体上看,则是汉魏六朝诗与赋两大核心文类的源头。陈引驰认为,先秦诸子对于后代的影响更多在于思想上而非体式上,也是出于一种文体的考量。如果细较起来,未必思想性的内容就不能成为先秦时代的“轴心”,这样以文明发展为核心,也许更符合雅斯贝尔斯的原意吧。舍诸子而尊诗骚为第一个轴心时代的核心,正是出于文体方面的考量。

到了第二个轴心时代,即中唐到唐宋,其背后固然有唐宋变革论这一重理论背景,而陈引驰则花费大量篇幅阐述唐宋诗之争,以及这种争论如何影响第二个与第三个轴心时代之间文脉的演进。

到了近现代,传统核心文类受到了颠覆性的挑战,其变化之巨,变化之多、变化之快已足以表明古代文学正逐步让位于新文学,这也是以一种核心文类的视角来理解文学的转型。

在日常的授课与谈话中,陈引驰经常强调,文体是中古文学的核心,结合他长期勤耕古代文学史前半段的经历,应当说,他对中国文学史三个轴心时代的划分与编排背后有着很浓厚的辨体意识,或者进一步说,这一部讲演录中所展现的文学史视野,乃是他多年深耕文学史所形成的思维模式的进一步展开。

如此,我们对于这一部《文脉的演进》便能够有一个比较整体的把握。这部文学史讲演录相对于现有的文学史而言,是非常独特的,或者用陈引驰自己的话说,是一种主体性的展现:“回到文学史,要追溯文学作品与文学事件之间的关系,建立起因果,主体性是非常重要的。”这部文学史著作并不重在文学史知识的系统呈现,而是一种文学史观的建构。他用一种带有自身鲜明风格的叙述,重构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为学界贡献了一部富有思想启迪的文学史著作,相信读者会开卷有益,激发出更多的思考和探索。

(据《光明日报》)

明代董其昌倡导“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自以为,对于阅读,最好是亲临作者赋笔兴怀之地,置身于作者的创作现场,把书中之境与眼中之景结合起来,去追寻书中描写的风物原貌和思想痕迹,用心对照和体察作者与这片土地的血脉联系,感悟他笔下之文气是如何与眼中之境产生生命关联。经历了这种探秘式的“踏勘阅读”,就如同与作者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你会迅速打开书中看不到的作者内心更为宏大的世界。因而作者笔下那份对生命的深刻洞察与体悟,对自然的赞美与感怀,会令你深深震撼,并留下岩刻般的烙印。这是理解作者和作品的最好方法,也是汲取作品生命能量和文学营养的绝佳途径。

近年来,“阴山之旅”的蓬勃兴起,使这座横亘在北疆的大山,以其独特的地貌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亮眼的“文化磁极”,吸引着逐梦四方的车手、骑行者、城市勇士,深入阴山腹地做“高端”访问和极限挑战。“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在千古诗文的引领感召下,到访者满怀激情地驰骋在古老神秘的山脉间,探寻沧桑变幻的历史痕迹,领略壮美的自然风光,仿佛穿越了时空,与古人共赴一场壮志凌云的旅行。

这是文化的吸引。古人讲,“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阅读阴山,就是阅读祖国北疆的历史与文化。用探秘式“踏勘阅读”的方式,去追寻和解封时时光掩藏的历史,去感受岁月褶皱里的痕迹,这样的阅读,会让人拥有更加开阔的视野,会让人真正地读懂这个世界,读懂人类自己。

张常胜的散文集《烛火》就是这样一部充满文化魅力的“阴山行旅”散文集,也是一部基于大青山地域写作的乡土文化散文集。这部散文集辑录的文章,以“鹿城”包头周边山水田园为素材,笔墨集中于阴山余脉大青山的沟谷山梁的风物景观和人文历史,兼具个人情怀的抒发和生活感悟。文笔凝练精深,情感真挚动人。内容包罗广阔,内涵深厚博观,既有感怀天地光阴之奥理,壮怀人生激越之倾泻,亦有对故乡的挚爱之情,对日常生活之感悟,还有颂扬抗日烽火之荣光,对大青山革命历史和革命精神的深情追忆与敬仰。

读过《烛火》,我联想到自己曾经到过固阳县、达茂旗、九峰山等游览经历,我的出生地就在固阳大道与包白铁路线之间的一小村庄。所以我对《烛火》中所呈

阴山深处的文化追寻 ——散文集《烛火》琐谈

漠耕

现的地名、景点、人物、古迹、人文历史多有熟悉。因而读来感触颇深,也深感亲切。张常胜是包头市作家,他的作品总是能于平凡处挖掘出地方文化的精髓,将那些看似平凡的故事赋予不凡的意义。《烛火》也是如此,他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我们熟悉却又常被忽略的日常,让读者在阅读中重新发现身边的美好。他的文字唤醒了我们内心深处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眷恋,让人深深沉醉于文字意境和博观致远的视野之中。

《烛火》共四辑,86篇精短散文。其中《大青山上忆忠魂》写得最为动人。他写到“当我徘徊在大青山脚下的赵长城……回想九峰山抗日战斗、固阳抗战、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武川德胜沟的抗日烽烟、绥远‘九一九’起义时,不由得一阵痛惜……在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纪念馆,在九峰山巴总尧子抗日司令部纪念馆,在武川德胜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纪念馆前,为这些奋斗在大青山的民族英雄们而慨叹。”

“慨叹”一词,不仅仅表达了作者对大青山抗日先烈们的敬仰,也让我们看到了这片热土上民族英雄们不屈的精神。“任何时候都不能忘却这些为我们民族解放流血牺牲的英烈们”“崇敬英雄,珍惜当下,继续开来,共谋民族崛起是每个中国人之责任”,作者斯言,震耳发聩,引人深思。

临风凭吊,壮怀思飞。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大青山的壮丽与沧桑,缅怀了革命先烈们的高洁精神和不朽功勋。在他的笔下,大青山不仅是一座自然之山,更是一座文化之山、历史之山、信仰之山。每一石每一土都承载着厚重的红色革命记忆。革命先烈们的精神,如同大青山的庄严与壮丽,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

《烛火》以阴山文化为脉络,总揽了2000余年历史长河中众多人物与重大事件,如《走近固阳秦长城》《土默川上神奇的村庄》《捡石头》《小坤儿散记》等篇,记录了自己陆陆续续的游踪,也融入了作者对这片土地深厚的情感与思索。通过对阴山文化的深入挖掘,作品展现了这片地域苍凉雄浑的自然风光、历史遗迹以及人文风貌。同时,《烛火》也寄托了作者对文化传承与保护的期望。

《烛火》还有较多篇什记叙了个人情感经历和故乡生活碎影,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对生活的细腻感悟。在对故乡生活的深情回望中,那些平凡而又真实的

场景,不为人知和不以为意的生活碎影,在作者抒情的笔下变得鲜活起来,富有诗意和哲理,让作者贴近故乡的温情,回味少年时期那段温馨而又略带忧伤的时光。

面对离乡和回乡的抉择困境,作者这样写出自己的感悟与纾解:

——“理想与现实的纠缠确实难解,多么渴望一生中有那么一次勇敢的抉择。不畏艰难,不计得失,活一回真实的自己,让跃跃欲试的灵魂得到放飞与豪迈。”(《归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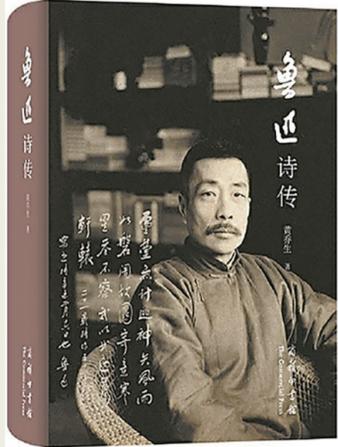
——“我是巴拉盖的,巴拉盖也是我的。从我出生在巴拉盖,我就注定这辈子属于巴拉盖。尽管进了城,可巴拉盖已经融入了我的骨血。”(《我的巴拉盖》)

——“我们是逃避土地而又热爱土地的游子。我们是关注粮食、蔬菜、草原和大地的诗人,我们是骑着马匹到处流浪的怀乡的病人。”(《初心》)

《烛火》中有一种向上的冲动和希望,一种不甘平凡的进取心。作者在思考自己困境的同时,却又散发着追寻光明和希望的激情。这种激情推动着作者去更深入地思考和洞察社会现实,继续扛起生活的重担和人生的使命,在时代的风帆鼓荡中砥砺前行。作者内心深处有挣扎,有呐喊,有和解,有奋斗。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断地打破自己,又不断地重塑自己,不断地返回故乡,又不断地重新出发。虽然身处逆境,但从未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不仅激励着作者自己,也深深打动了每一个读者的心。

文字的力量虽然看不见,却是真实存在的。最好的散文,应该是给予人们深刻的启迪,指引人们寻找自身的安顿之所。《烛火》就是这样一部优秀的散文作品,是一部饱含了人生感悟和精神力量的心灵读本。它用生活中点滴光斑,放射出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仿佛置身于一盏明亮的烛火旁,感受到温暖与光明。这种温暖与光明,正是我们每个人在面对困顿时所需要的精神动力。

身在尘嚣的我们,需要这样一种文字去品味和解构我们的旅程,去安顿和审视我们的人生,去稳固与和解我们的凌乱,这便是文化带来的滋养。《烛火》正是这样一种文化的载体,它通过文字的力量,传递着人生的智慧和真谛,让我们能够在文化润泽中,做一个洞明通达之人,了了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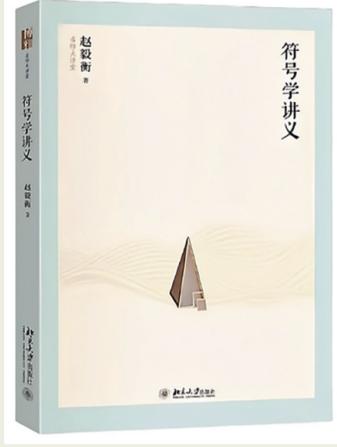


《鲁迅诗传》

黄乔生 著 商务印书馆 出版

本书以鲁迅的诗歌活动为主线,串联起他求学、创作、婚恋、交游等人生片段,生动塑造了作为诗人的鲁迅形象。

(据《人民日报》)



《符号学讲义》

赵毅衡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

本书结合中外经典作品,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事例,介绍符号学的定义、原理及其在多领域的应用。

(据《人民日报》)